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二目錄

趙儋

長孫儹

侯喜

鄭式方

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

袁允

五色露賦

清露點荷珠賦

韋長

請仍行鞭背奏

張皋

諫感方士

崔杞

趙儋

儋長慶中爲鄜坊節度使

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爲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生高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曾祖通通早卒

生祖辯爲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术殆十八年元圖大象無不達嘗學術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卽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彊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罕雙全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于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霸王大畧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

謂司馬相如楊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迨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愎諫禮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

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正聲集十
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爲之序以爲文章
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太沖之詞紙貴天下矣有子
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商州刺史仲曰
斐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
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
兢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
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自受分閫之征也初年謀始立法
二年人富知教三年會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文林散粟

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
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沒而不朽乎於戲陳君
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
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爲鄭元著通德門蔡伯喈爲陳
寔立大邱頌異代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顏閔之行管樂之
材而守牧之臣久闕旌表何哉爰命末學第敘豐碑表厥
後來是則是效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非
雕刻學術鉤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喬元藻識施不求報

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獵精明明天后羣龍效庭矯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錫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騁此驥足唯王玩兵愎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衝太陰光流義士食薇人誰造周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表辭右省來歸溫凊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忠肅恭懿光

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

長孫僇

僇長慶時人

漢故丞相翟公重建碑表

昔猗氏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高陵侯翟公諱方進字子威之墓公茂德洪業煇焯於漢庭公以儒術進歷京兆尹御史大夫公端肅莊厲守位以威嚴稱漢成帝器其能擢拜丞相公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飭法律故漢

號爲通明相公內行修飭事繼母以孝聞有子曰宣曰義宣爲通儒歷南郡太守義耿介抗直以王莽悖亂攝政義忠烈憤激誓不顧死以東郡守扶順討逆師敗被誅天下咸慕其忠而冤其敗此所謂盛德之懿忠孝之門宜其光昭嗣續後代其昌熾乎故公之後縣歷魏晉郡守列卿歷代不絕晉處士陽名重當時國朝巳還楚質木棲皆以文詞登第守宰不可勝記則公之盛德忠烈烜乎其有後矣公之宅地廣斥松檟森列洎貞元初懷光阻兵詔太原尹節度使馬燧討之馬燧宿兵十萬屯於城中當賊之隧井

堙木刋故公之松檟蕩然槎摧矣公之碑記折墜草莽矣
頽圮損廢緜歴三紀故宗長翟春曁宗人翟晶等一二人
相與謀曰文記堙滅何以彰我祖之休烈松檟摧槎何以
識宅兆之封域遂與宗人翟晶等三十人協心一力建豎
舊碑剗燿榛莽以文字磨礲將刱碑以表之上啟於邑宰
李公公以爲政之本莫先於教孝爲禮之基莫大於敬宗
子能以尊祖爲孝則吾政幾敷矣其宗長翟瑀及宗人等
以傪嘗忝在李公之遊囿請爲記輒敢記其舊跡及宗人
重建碑之年月日以表云公本汝南上蔡人歸葬本郡值

東郡之敗其餘子孫逃難西遷改葬於此故諸孫代爲河東猗氏人

侯喜

喜貞元十九年進士官國子主簿

鳥擇木賦以君子之德翔而後集爲韻

鳥之擇木者不在乎得高枝在乎得所履或淩雲之幹而不可集或在庭之柯而必可止依維賢之主人遠挾彈之公子若夫鳴而後集翔必有疑如智者之千慮叶君子之三思山有不材豈謂心乎愛矣林多獨秀寧同主則擇之

孰謂無心依於有德豈惟葉之萃榦之直必在無驚弦之憂傾巢之逼惟喬之下想遊女之求思避惡之陰同志士之不息若乃翼同雲展身以風翔觀平林之漠漠見絕嶺之蒼蒼豈爰止兮失正誠所集兮向方容足之柯乃處隱身之葉是藏故有繞樹之烏鵲棲桐之鳳凰是知擇善而從何常之有旣無巢幕之誚詎貽高墉之咎道惟空際諒有開而必先棲或林端乃觀影而從後未安其所豈樂其羣傍青冥而頡頏白日出幽谷而翺翔碧雲水隔山而猶遠煙拂樹而漸分將欲巢林杪渡江濆如蕭何之擇漢主

虞卿之謁趙君原其羽族所棲惟巢是葺雖衆樹之相蔽惟一枝而可給處必擇地食無不粒飛乃從宜固難妄集若然則禽之有靈也不可以愚智相欺不可以飛走見遺集灌既知有以始巢當復何時是以良木可期倘主人之見納俟我於庭乎而

冰將釋賦以和風既至遲日初臨爲韻

春入寒水冰驚淺滒照遲遲之早陽色將無定度習習之回吹勢欲難任渙若分彩濡如在陰如應勾芒之節將成老氏之心非其漸焉何以知仁氣之徐至不日釋也何以

表陽光之有臨稍露沙痕似分苔翠在形開而可觀因罅
發而增媚動其中矣將有日而然開必先焉若知風之自
澮引晴色洞含春意屭之能久曾姝見晛而流今則不堅
轉失履霜之至當歲華之既好變水綠之云初暗轉而光
搖巳薄輕流而影動惟虛觀夫宵以澌澌晝必徐徐静以
當融稍驚北徂之鴈輕而未散猶觀上戲之魚如此則消
積凍發微波西陸當出東風以和湛兮而平劃開幽匣黙
然而運雲斂晴河方催皚皚之白漸滅昭昭之多則知道
貴無質我之釋兮以日不徐不疾與眞源匹政尚得中我

之釋兮以風洩洩融融與皇澤同事有可貴用非可旣懼乎裂尚保質於地寧就其流始收光於神氣潰然當解𤋮哉此時幸照臨之必及豈開泮之云遲日已不寒正難於鳥覆數當有盡轉使於蟲疑吾亦慕斯氷之釋不知夫所以裁之

漣漪濯明月賦以題爲韻

水上風起天邊月圓何怡情於遥夜濯委照於輕漣免怯盈縮蟾驚泝沿謂元濤之弄珠將投進退訝方流之有玉欲獻遷延泛灩𤸷凝沖融不歇漸失沙鏡迴迷海月丹霞

合而暫止青蘋開而匪輟足使浣紗之女媿鞶蛾於後來伐檀之人恨流光於明發咸池何爲遠在天涯言浴白日曾非綠漪彼浪以雪著月以光垂縱欲報其虛室亦無能而可施曷若霄漢之下人寰不離望舒俯降陽侯悅隨班如賁如克將順乎其美于沼于沚必周旋而中規且濯乃强名明而有素蓋取樂於風景豈同效於塵路所以淺不浮華深不掩婷姝渙渙於鄭什引悠悠於謝賦懿其澹若含情眇若功成遍菰蒲而斂曜滿洲渚以澄明漏永更遥空見浮沉之狀星移漢轉無聞出没之聲嗟夫月霽乃明

水煩則濁苟氛昏之掩蔽與魚鼈而澆瀞水假當其演溢之月縱思其滌濯運乖道阻天懸地邈則安得輕飈暫拂水鏡動於秦臺纖埃不飛玉璧吐於荆璞含輝發彩似忠臣之沃明君如後進之資先覺豈徒比其光麗而已

秋雲似羅賦 以蘭亦堪采爲韻

雲之可觀時惟佩蘭映婺女而扇薄透姮娥而幔寒縹緲如畫霏微似殘乍逐乘槎之人訝鴛裾遠曳每映銜蘆之鴈謂燕幕遥看且曉霧如縠於今何在餘霞成綺須臾則改詎若我終日是似有時而待擬六銖而披拂伴仙女而

降夜臨七夕以輕盈助牽牛而納采羃羃風引籠籠露涵染絳日而成蒨映青空而似藍冰綃若無孰不比方而皆忝覓裳儻有誰謂裁縫而不堪吁嗟乎一言有以千秋只亦天綱本疎春絲不敵今夕何夕是尋是尺如可求斯服之無斁

秋燕辭巢賦 以秋令去急爲韻

漢落葉兮火星西流白露降兮萬物知秋嘉此燕之有感將辭巢兮命儔命儔兮焉求應節兮周遊去此集彼正爲良謀經北户以一息度南軒而久留久留伊何我翼新整

雖華屋之可戀怯高巢之夜冷得不上下其音翩翩其景射白日之淹留候令辰之光景乘秋而發且有便於風高養羽既成亦可知其路永況夫將適之所必能安據縱眷乎此巢可居固難以久而不去克有攸往足觀來譽殺氣澄秋晴光滿曙當是美景此焉騫翥遂乃橫絕階墀遠謀原隰事必謀始翔而不集空長而矯翼彌高日暮而連飛轉急同發者或有不進後來者莫能相及巢今徒有思其所葺

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 以嘉節初吉修是農政爲韻

我后令節中和孔嘉凍已全解桃仍欲華慶賞之多燕樂
旣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敎化爰貞於四遐於是心膂周召
股肱稷禼洎彼庶尹當兹新節陽和溥暢言拜賜於生成
稼穡艱難乃載陳於睿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僉曰
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儲政令不差則華夷知勸水旱無
備則倉廩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時而堯典
垂記大無禾麥則魯史頻書今陛下夔夔慄慄日愼一日
惟人是憂惟農是恤是以域中無事海内殷實人獻其誠
神降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裨大猷惟兹南畝可致崇邱

虞考令辰實當四仲之首敬舉彝典庶爲六府孔修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魏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子之言是於變時雍恭愼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告三農此所謂超羲越軒臣賢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爲經邦之善政美哉啟沃之義於斯爲盛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頽危數窮否

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黄鉞而救黎元錫元圭而
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塵業壯斷鼇飲滄海
而一息臣忝恭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
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元
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牒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
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
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底綏内難推戴聖父恭承大

實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幬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羣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喑者欲言躄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詞曰

未有人兮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

與人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祇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其他至地至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薰薰甘露霢霂兮卿雲氛氲民曰五星兮生乎令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鄭式方

式方穆宗時人

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 以嘉節初吉修是農政爲韻

聖人清謐六合車書一家皇心協於天統令節徵爲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煦物俾淳風不遐是以四夷卽敘九穀用嘉當其天廟低臨昭光發洩二月初吉式協於農祥三務成功不虧乎歲節授其時用天之道進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宏三時尚闕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既種既戒粢盛之望有期弗震弗渝地利之宜奚設豈不

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陳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耤庶人則中田有廬故年穀之順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成乃畢其殖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動罔不吉然後邦國知設節之宜象魏識勸農之術於以見君臣克協於以見上穀惟修足食表豐年之慶多稌興大田之歎且夫節者育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遐邇善宣令時罔不若化洽令物無非是乃釐乃理歌積庾於京坻有翼有憑致殊方之率俾非我后聖應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宗故得貞萬姓行

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采蒭而謠詠

袁允

允（一作允）穆宗時人

五色露賦（以率土康樂之應爲韻）

上帝宥密露滋覞吉青紫相宣元黃間出湛鮮輝以交透涵潤彩以爭溢搖泫泫於微風散離離於初日滴而成暈宜警鶴之偏聞感以無情勝舞獸之能率被萬物之咸覩表天心之以溥識瑞氣之非二辨方來之自五洗於石如披媧后之文遍於地似割封侯之土合德於唐成金之黃

烏晨散而翻墜煙晴籠而轉光旣桂成於重葉亦珠綴於
垂芒契之斯來我則調玉燭而後致求之靡得彼則耀金
華而莫量是以其邦用昌其人用康誠可以爲飮不可以
爲霜其離絢兮其濃沃若遐矚文象旁通綺錯狀郊祀之
琮璧燦以芬敷擬霄漢之雲霓煥乎蕭索固自天而同酒
諒不醉而可樂其甘如飴其凝如脂苟叶於道不常厥期
在春而衆葩皆麗或秋而羣蕪更滋彼露瀼矣我王則之
接花光兮凝萓莢連碧砌兮滿階墀旁露兮對龍袞之彪
炳紛映兮逼鸞鳳之葳蕤始繁於天臨之際終睎於日旰

之時足使魏殿懷慙漢宮非勝多聞前後之仙術豈逮吾君之響應頤濡翰於攻文之徒庶發揮於夢筆之興

清露點荷珠賦以題爲韻

池有秀冠衆卉兮彼荷最英天之氣結淳和兮惟露斯清圓規覆水兮翻然蓋傾素質積葉兮炯爾珠明露非荷無以呈潔已之狀荷非露無以異先彫之榮皓影搖光修莖冪布氣散馥郁光分電聚鄰腐草謂螢火將飛俯澄波若蠙珠已露宜瀼浥於夜景惜芬芳於歲暮縹緲將闌瓊光未斂團素津以泥泥擢餘芳之苒苒映翠帶狀進的之剖

開對青霄仰星文之亂點色黯兮菱藻氣肅兮金波雖有

秋月我則承恩於彼露豈無朝日我則庇身於此荷尚不

顧洒園葵而澤豐草豈學老林葉而滋枯柯客有感秋

而嘆曰滴瀝縈紆布濩芬敷浮池煙兮葳蕤吐絳點天酒

兮璀璨垂珠已矣夫露欲變荷欲蕪君不見嚴霜降萬物

皆盡兮復有此芙蕖

韋長

長長慶時官京兆尹開成中爲荆南觀察使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河南尹進檢校工部尚書除平盧軍節度使

請仍行鞭背奏

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即難禁戢若恭守勑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式輕重處置

張皐

皐穆宗時布衣上諫方士餌丹藥皐上疏諫帝善其言訪之不獲

諫惑方士

臣聞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

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縣兆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餌之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餌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藏氣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矣天寒暑爲賊節宣乖度有資醫方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于凡庶猶且如此況在天子豈得自輕先帝晚節頗

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更蹈前覆自貽後悔也今朝野之人紛紛竊議直畏忤旨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麋鹿同處旣非邀寵亦復何求但以曾覽古今粗知忠義頗有聞而默於理不安願陛下無忽芻蕘庶裨萬一

崔杞

杞穆宗朝官大理少卿

奏罷參酌院疏

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

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予奪係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昔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

張磻

磻大中時爲處州軍事衙推試太常寺協律郎

新移麗陽廟記

麗陽廟卽舊白塩廟山頂古有浮圖云鎮地脉廟因取名焉自往及今多歷年所陋檐敗棡苦於暴露雖至窘湫其實有靈郡或水旱疾癘禱之響應大中四年今齊州刺史

徐公鄙理處之日時屬亢陽徧祈山川罔有徵驗躬詣此廟雨則隨車公以邑有麗溪廟居其後遂改爲麗陽廟方欲審像壯宇以荅神休旋詔歸朝事不克副八年冬郡闕守時錄事參軍天水姜公肅處紀綱之司明糾察之務當道觀察使御史大夫李公仰其清廉委知軍州事能德以化下威以懲姦麗水縣令滎陽鄭公全察字人五稔政績有聞二公相顧而言曰郡邑無事山廟可完齊州肇謀俾我繼作得不勉歟滎陽公不避燥濕驅騎亟來凡所規模出於目巧春三月乃請都虞候兼押衙樂安任漢審地形

度山勢於舊廟之西而創殿焉自州縣僚屬皆助輸粟帛同賀傭費連斤告畢曾未浹旬正殿敞空中雷懸月飛簷偃風觀其塑容儼然列坐如生其正位麗陽王蓋北山之神左則白塔王斯土地之主右則巨潭王乃北沼之靈三神名號雖圖籍罔載冥捄可知自開山導水有土地人民社稷以來神則挺生咸聞之父老非敢孟浪然道正直降鑒甚明凡依於人必俟永年厚位之賢以寓其跡不然何規畫始於齊州終畢事於姜鄭二公其不惑矣西南冠其亭備稅駕駐騎之位左右翼其廊充庖羞食餕之事櫛植

貞木帶遶流泉月魄開而煙露銷風篁警而精靈集四時品饎之美八節鼓吹之娛固護郊圻爲人景福是神之功也夏五月十五日郡邑官僚鄉里耆舊大集於廟陳柷列筵以落之皤奉命執筆用識其由是爲廟記

庚敬休

敬休字順之南陽新野人舉進士以宏詞登科累官工部侍郎徙吏部兼魯王傅再爲尚書左丞大和九年卒贈吏部尚書

請停百官應給匹段以平米價奏

應文武九品以上每月料錢一半合給匹段絲綿等伏以自冬涉春久無雨雪米價稍貴人心未安自德音放免逋懸賑恤貧下中外羣庶已感聖慈至於衣冠之家素乏儲蓄朝夕取給猶足爲憂以臣愚見若令百官料錢內一半停給匹段絲緜等迴太倉粟每㪷計價七十文在衆庶必見惟康於公家無所虧減待至麥熟米價稍賤卽依前件卻給匹段等酌其事理庶叶變通

楊植

植穆宗時人

對治道奏

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宴有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元宗守文繼體常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元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

歸沖漢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闕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旣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對漢文從儉奏

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彫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

之艱難是以卽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内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户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旣無度何由以至富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

許由廟碣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治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

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
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避讓之大
未有如先生者也若夫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
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
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
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秕穅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
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偽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
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爽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
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

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岳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爲往矣誰能寂見寥廓但箕潁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

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

請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於心

趙知微

知微衡山布衣

請勤政誡逸疏

臣聞色荒禽荒尚書以爲至誡前代失德之主鮮不繇此以致顛危故聲色則慆淫心耳蕩散人精馳騎則陷涉傾敧變生銜橛此前代聖主賢臣最爲深誡者也是以周公作無逸之篇而成王致理漢文冒馳峻之險而袁盎興諫

皆事理明切著爲格言今陛下嗣守鴻業之初萬方仰聽之際尤資靜慎用副觀聽而旬月以來遊幸未節優戲在側馳驅無度臣是以內則慮深識之賢憂難興謗外則恐軼才之獸軫轂可虞伏望遠覽古聖稍息遊玩怡神間燕肆目經書求理道於既安播休聲於永代實天下幸甚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三目錄

韋充

筆賦

漢武帝勤兵登單于臺賦

郊特牲賦

庾氏子碎玉賦

餘霞散成綺賦

東風解凍賦

鞭石成橋賦

華山爲城賦

李甘

韋端符

端符穆宗朝官拾遺

衛公故物記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託譙端符鄉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列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

得以覲丞慘慘曰諾即其家傴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絶巧谿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褾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貙槖駞者靴袴一往來爲鉤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

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韊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觿一小觿一笇囊二椰杯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巳亡其五其存者八文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卽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裙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綷五彩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令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感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旣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中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

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兩戒

窮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窮者宜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窮非吾之修也樂吾之不苟就偷取也樂吾寢道之安腹義之飽而不更富貴也樂吾之自反而縮偃偃而居蕩蕩而行也樂吾之善擇善蹈而無所移流也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窮時不能也懼吾之道終不能施設也懼利澤不下於人也懼吾之榮名淑譽不冒聞於天上以爲父母寵大懼吾之無以與親戚爲厚也懼吾之無以

與鄉黨賢友俱有之也懼舉如是也懼可弭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懼也達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達者宜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達上不欺乎君下不愧乎人樂吾之秉良食腴有以得之也樂吾能蹈古之達者之道以匡戴於上也樂吾之進而能思有心爲報也樂吾之穀祿豐多而不能爲積藏有以與戚愛爲厚也樂吾之不大其家而養來天下賢士可以繼續吾祖道也樂吾之奉養祠祀率父母所教育而居有之以爲潔甘薌馨也樂吾之功利流布於人而國人指名以榮父母之

善教誨也樂上有以倚也樂下有以仰也樂似先古之爲
令子孫也樂垂後世爲賢祖考也樂古之人非無吾道而
有合不合吾適有之而有合之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
故曰達者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所以達無由折便
邪以得之乎懼吾雌顔飴辭態媚嬖御以得之乎懼吾飛
聲竄跡盜取衆好以得之乎懼吾之得位無急夷而讓病
乎懼吾無嗜豐盈而迷位如鄭乎懼吾不恤居職而早計
後來乎懼吾無激詭譎詐以取譽乎懼吾無攜實傳藝爲
雀集狙黠乎懼舉如是也懼可忘乎哉故曰達者宜有以

懼也窮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顔子是也凡所以病疾於道擇去之鮮矣而又得聖人爲之依旦夜熟復所理以爲樂所謂懼者獨不得功利下於人耳辱有所歸也歸乎有國有人者也與吾之俱生之人無違也懼於我何哉達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周公是也以家爲周抱負稚主以究成天下矣凡所以養天下者宜舉置之以爲樂而一無所以懼代之希顔于而道周公者有其所以有無其所以無哉苟不至焉宜兩有所戒作兩戒

君子無榮辱解

韋端符

所謂榮與辱者賢不肖之辨也朝暮之所存也君子小人所以異道而殊名也君子無榮辱小人有辱而無榮志意修術業明德行備飾是榮之自內者也由之而爵列尊轂祿厚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至焉猶是藝之耨之鋤之水澤以時而苗之猥大者也而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為君子榮也以至貴於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修之非一日也得之誠有術也吾所以待之無愧也又何榮乎哉阨窮詈侮暴怨橫逆以至於

擊悴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爲君子辱也問其逄何物也其遭何時也吾之所以不容用吾之所修可於堯禹孔子而不可於斯時也吾又何辱乎哉君子無榮非不榮也所以爲榮者出於吾道耳異乎世之所謂幸而榮者也謂種而收者幸可乎君子無辱非不辱也吾之道大彼不足用吾之說粹彼不足聞辱誠有所在也猶河海之不可内於坳涔也是豈河海辱哉故曰君子無榮辱由是爲說也小人有辱無榮曲彴險詭突誕嫉賊是辱自内者也由之而得刑殺流放是亦有諸内而外者至焉是猶歲

蕪之翳澁之而蓬亂疽結也謂飯茹死者不幸可乎幸而售姦容邪盜有位勢則當時之賢者陰指而黙笑之憤之甚者筆之於書以示戒於後視其所處如鼠之肥肆於廪也豕之腯澤於欄也其榮乎哉故曰小人有辱無榮也小人之有辱無榮内外備至而不容説焉然則就是説吾又有明焉君子非有榮者有仁義之榮而無勢任之榮也在吾之修者堯禹孔子吾將坦蕩蕩而君師之立其朝躋其堂恬而有之流千萬世鼻口吾芳醲故曰有仁義之榮也若勢與任吾又惡取哉得之吾不屑也流千萬世不遂者

稱道而自信焉惡在乎得與否也故曰無勢任之榮也若小人則無適而不辱也學者述道行吾說而審取焉君子小人分矣

寄言上篇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異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成人也則父母憐之如鄉人指異卽有魁然成人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爲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狠戾而窘於咽喉之空尺

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不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弄土塗折挽草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顧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於孺子之爲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折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幾蘇息

寄言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噓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

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爲也善爲者又非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非其他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恥不能則將悉其技而爲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爲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旦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爲技不習也爲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爲之者處憂之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爲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處憂之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爲醫也鴟夷子嘗工爲越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

車使嘗得善為天下國家者慮憂之之地何敗亡之有

楊紹復

紹復左僕射於陵子擢進士第登宏詞科終中書舍人

授周敬復尚書右丞制

勅百事根本在文昌官綱轄不修則庶人墮矣是以選擢之際常難其人不有精才孰膺茲任江南西道都團練使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周敬復以精遠之詞早登科籍以深奧之學遂列顯名振風績於南宮奮華輝於翰苑聲猷實著名以事高厥德允修在公不倦俾贊丞於

都座庶警策於周行振舉朝倫有望於爾可尚書右丞

韋充

充長慶中官倉部員外郎

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雖發跡於衆毫誠難穎脫苟容身於一管豈是鋒鋩進必願言退惟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恐無成之見擲常自束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間應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於學者嘗

巧於人情惟首出筒中長戞挫鋭及文成紙上或冀知名以其提挈不難發揮有自縱八體之俱寫亦一毫而不墜何當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儻用臨池詎欲辭於歷試今也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似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止有所託有因然後錄名之際希數字於依仁

漢武帝勒兵登單于臺賦以雄旗千里深入黠虜爲韻

漢興五葉帝曰孝武氣蓋羣方威加醜虜謂八表可以臣服謂四夷可以力取所以發王者之師於中原登單于之

臺於北土乃徵騎卒爰整虎貔將馳大駕用建靈旗電耀星奔忽東西而沸渭蚪騰龍騁紛左右以葳蕤出乎關山之外乘乎蕭殺之時始也歷涿郡之墟涉西河之水踐匈奴之絕域踩長城之故壘洪塵坌乎三邊白刃森乎萬里追風躡影之騎蔚以先登執弓挾矢之徒紛然四起帝於是奮師旅縱窺臨雲浮層構霜激雄心鼙鼓之聲自陰山而雷動旌旗之色從大漠以煙深故得遠瞰龍城旁分馬邑俯雲路以周覽窮地形之可襲悠悠四塞辨古戍之微茫一一遼天見征鴻之出入既而虜不敢犯兵亦言旋將

雪恥於平城之下冀歸功於高廟之前姝不知天下一家不必耀威靈於億兆域中無事何煩誇被練之三千況彼讋羣胡恣專殺且非示一人之恩信亦何以制九夷之桀黠徒使五原之下感戎馬之蕭蕭四海之中識兵車之軋軋未若我國家無私爲用不戰爲名外設受降之壘内懸進善之旌俾四方之通泰致九有之文明豈徒與西戎北狄較戰而論兵

郊特牲賦 以繭栗之微貴乎誠慤爲韻

天實至尊物難致味所以郊祀之展禮惟重犧牲之用犢

有爲故能昭德馨導生氣叶上帝精明之感必因誠以告虔示下土恭謹之心有以小而爲貴由是選才斯始稟命有歸固資於至敬之薦不在乎充身之肥盡黑黄蒼赤之形舉書其數用齒角皮毛之狀具體而微茍山川之不舍曷天地以相違當其大禮旣陳泰壇斯踐形姝歸獸角若獨繭羈縻忽至初無悚於肇牽觳觫方來終有悲於餘喘肅然之内蠢爾如生委質未分於天理亡軀終狥於物情足以上祇明命下達精誠乾乾之意不虧因必之於心敬戢戢之儀斯異亦何假於楅衡可以薦明時可以撰吉日

天子以之合禮而具備有司用此陳儀而罔失殺身之際雖有補於馨香登俎之時固無懸於榛栗斯可以見至德在斯入用惟時實禮之大者在信以成之介葛雖聞於早辨莊周誠得而興悲是故聖人制禮作樂必資後學分隆殺於輕重之心辨等儀於長短之角彼賓客者滿尺宗廟者盈握曾何足以表於齋莊固未可以彰其忠懿方今四海既定小信咸孚郊天祀地之禮將展博碩肥腯之用奚無所以下臣稽首而歌曰惟吾君之德也與天地之巍乎

庾氏子碎玉賦 以聖人捐寶以息爭端爲韻

韋充

人無善惡利乃交爭故懲忿者無如於立義感物者必在於推誠所以庾氏子能捐片璧遂息兩情誠聖人之閫域見智士之縱橫當其愛惡所逼長短相賊意各是非事難姑息乃曰碎我此寶成君之德苟有易心固無難色傍窺利害遂生一決之心下視錐刀不顧千金之直於是置諸厚地投此攻堅隨形驍若應手琤然萬點星分善價之心俱死二疑冰釋力爭之意都捐斯乃大讓所加連城非寶棄此十德欲求諸道不然安得勵不貪之志在彼斯須堅必斷之謀於子懷抱卓哉奇士克巳喻人解紛以道出義

於身故得割所愛成乃仁不以利爲用而以德爲隣況乎雪彩飛揚霜華奔迸折裂無幾堅貞失性如散天之氣忽若斷虹碎含璧之圓皆如破鏡此既棄寶彼焉息競則當路者誠可以稽疑立教者固宜於希聖彼機忘於絶絃難解於弄丸亞父碎斗而增恚海客鍛珠而成難徒生一理未息兩端曷若格物於恥勸人爲美究其道不徒然想其心非率爾誠哉莊生之說吾固知其有以

餘霞散成綺賦（以題爲韻）

試一望兮雲晩而山晴白日欲没兮紅霞始生含江天之

霽潤籠烟景之虛明發光華而不定若組織之相成陽文
陰漫乍合乍散離披晃朗錯雜陵亂麗雲日之幾重鋪綺
繡之千段翻光倒景櫂菡萏於湖中舒豔騰輝攢螮蝀於
天畔照萬象於晴初散寥天於日餘吐丹氣於青嶂爲金
光於碧虛越女浣紗恥鮮明之莫及巴姬濯錦慙光彩之
不如攢紅散紫參差邐迤狀翬飛之鸞鳳類叢生之花蘂
始一變而舒霞終一變而成綺當是時也則有才子去國
遊人別家汎濫秋景徘徊霽華惜賞心之日暮悵游目於
天涯積九秋之懷抱對茲夕之烟霞仰丹霄之愁斷想赤

水之路眹能不沉吟徙倚臥坐興嗟況復雲景迴午蒼涼愁暮思攄懷以振藻返疑憂而失趣空吟謝客之詩遐思公孫之賦

東風解凍賦以立春之日冰凍銷釋為韻

三陽布萬物新攝提建月勾芒御辰惟東風之解凍明下土而知春於是嗣木德游水濱坼涸冱開瀰淪始自震而發跡終習坎而成仁原夫其始也出大塊乘新律度晴川經暖日積習習之淑氣散峩峩之素質順流而委想銀河之漸傾逐吹以分訝瑤池之漸失飄然既至颯爾攸興潛

融積澀暗斷輕冰自太簇之氣生功因入律悅中流而瓦解聲若裂繒不疾不徐如考如擊動輕澌於皎潔上游鱗於積礫未分蘋末疑馮夷之剖蚌胎稍辨波心若荊山之流玉液意同攻陷勢若刳剔何虎嘯之威方微信狐疑之心已釋羊角既止蟬翼潛銷表一歲發生之候當三春啟蟄之朝鼓怒斯至徘徊遽飄拂圓折之時初疑破鏡迸亂流之處盡若迴潮斯以見寒暑不愆推遷屢急何一氣之自噫信百川而皆及導仁為煦決滯之義則深以德而和陷堅之功斯立當其晴流漸泮麗景初馳飄忽既及凝滯

無遺狀曉河雲卷之初忽其明矣若太素氣分之際難可辨之是知天地旣春欣榮者衆將以遂於羣性不獨釋於積凍然後驅飛廉命羲仲俾風日之可遊冀臨川而必中

鞭石成橋賦 以秦皇舊跡至今尚存爲韻

石雖至大兮水亦能受以水浮石兮其功難就何異術之得中忽成橋於海右是必窮怪力極宇宙將覿光於暘谷亦誇功於周舊在昔嬴氏八表初吞言巡日域遂瞰海門感召初牽以表迴山之力峻嶒斯至皆呈見血之痕誠陰陽之不測與天地而長存當其大駕臨流羣官列位皇威

赫其斯震巨石屹以前至豈惟韞玉皆符投水之姿不俟造舟自叶濟川之利所以驅汗漫走嶙峋架巨壑越通津始峩峩而驟轉忽蕩蕩而惟新岳立星馳異成名於隕宋神扶鬼助若受命於强秦故得勢壓長源影分高浪似迫官刑之急如搆凌波之壯萬靈卻走藹朝景以先驅五色爭臨杳如虹之可望碑砐初定崢嶸不讓烏鵲未足以比倫黿鼉故難其想尚萬變千化杳杳茫茫將持峻極以配靈長投跡皆因於水府推功可謝於媧皇嗟乎代異人殊山空地寂邈矣前事依然故跡對江海之上終感逝川注

陵谷之中徒爲怪石則知帝王之道貴乎居深日月之異難可窺臨馳騁固傷於至德亂神終歎於非今

華山爲城賦以因形設險坤德所爲爲韻

地控强秦路惟分陝有太華之作固若崇墉之生險絕蟄中抱重巒外掩倚雲漢而西野屏開跨金方而當空黛染千尋壁立萬雉雲屯龍盤日月虎視乾坤大河自北而東呀爲濬洫穹谷從中而斷豁若重門誠百二之光宅見九五之天尊偉夫襟帶皇都咽喉上國磅礴乎崤函之外隱軫乎豐鎬之側所以羅羣象吞八極展萬祀而成在衆心

冠三秦而位居一德況乎天地初霽雲霞四披紅塵滅影碧落標奇宿霧市之氣尚凝烟關聳蓮峯之色不讓文陴顧萬夫之莫向信六國而奚爲岌岌神才言言天設連岸抱九州之路壯氣折諸侯之節蕭蕭歸馬想飲窟之初還隱隱輕雷訝鳴鼓之不歇天包地束鳥過雲輕萬仞垂峭千峯入冥髣髴虹蜺盡識旌旗之色依稀星月皆分弧矢之形疑其發跡混茫孕茲重阻假巨靈拔山之力衛王者登龍之所不然安得不費一錢不勤一旅削成而千里共峻作鎮而一人可禦是宜堯爲君而舜爲臣道爲主而德

爲隣與天地之人共守使海内之士咸賓夫如是則東夷之與北狄雖欲窺而何因也

劉從諫

從諫澤潞節度使悟子悟卒從諫主留後寶歷中爲昭義節度使太和初進司空封沛國公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會昌三年卒年四十一贈太傅

奏論二蕭眞僞

臣聞造僞以亂眞者匹夫知之尚不可況天下皆知乎執

疎以爲親者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處大國之朝乎臣受
國恩深奉公心切知有此色安敢不言伏惟皇帝陛下仁
及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惟理是求微臣所以不避
直言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太后親弟受此
官榮令喧然國都殆聞藩府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
宏是眞蕭本是僞臣傍聽衆論遍察羣情咸思發明以正
名分今年二月其蕭宏投臣當道求臣上聞自言比者福
建觀察使唐扶及監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
屬蕭本得爲外戚來自左軍臺司旣不敢研窮聖意遂勒

還鄉里自兹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潛問左軍權論大體而士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班而眞僞不分中外所恥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已有恩情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伏乞追蕭宏赴闕與蕭本對推細詰根源必辨眞僞

請王涯等罪名表

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内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至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典刑豈有

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刦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

羅劭權

劭權字昭衡擢進士第

刳木爲舟賦以濟川資匠理國求賢爲韻

昔王者以濟衆爲先念舟航之未具長川謂運斤之人必能造物選合抱之木遂使攻堅旣而削彼鱗皴定茲繩墨

短長大小任規模之巧心高下重輕稱波瀾之巨力原夫造其舟而利其用亦由求其理而安其國刳剡斯休舳艫已流小周穆黿鼉之駕契高宗舟楫之求德合國風暗動揚帆之勢人歌帝力爰成鼓枻之謳濟物不得無其舟行化不得無其相運智既由乎明主操舟亦因乎哲匠器無不具實均大造之功道無不通宛叶蒼生之望必也主意渺瀰用汝猶疑不顧斧斤之妙不求擁腫之資則思涉之人恨無航而空歎未濟之士欲行水而何期且刻之求劍者其意細微用之稱象者誠非大計曷若濟巨川而是念

命良工而立制欲使蠻夷之類慕化而有路斯來商賈之徒通貨而乘流遠逝利涉之道彌彰拯溺之功潛契以此利物何物不利以此濟人何人不濟由是皇恩遠被鴻化旁流潛通四海之路皆因一葉之舟用之則行豈隨波而上下利有攸往當與道而沉浮今我后契道臨人端默求理思通大水濟川之具雖多樂得長材刳木之心未已則知從古之君爲舟於水若葦杭於河廣之内似芥葉於坳堂之裏方之於今未足喻其大而擬其美

袁不約

不約字還朴長慶三年進士李固言在成都辟爲幕官加檢校侍郎

胡越同舟賦以所思同濟寧患異心爲韻

胡越異方兮言語不通邂逅相遇兮扁舟之中訝形殊而類別偶泝浪而乘風邈矣兩鄉懷土之情則異飄然一葉濟川之計斯同始也各自天涯俱來波際指遙程於空闊紛遠思而容裔南冠朔服俄泛泛以相親孤棹片帆杳悠悠而未濟安危目擊休戚心期當波瀾之起處是肝膽之呈時水害若防不獨文身之俗風高儻便豈惟嘶馬之思

去乃夷猶來何處所不遠南北苑爲儔侶投足而乍憐遥集共軫風濤思鄉而何暇哀吟且虞悠阻迹也旣狎心焉匪寧揺烟蕩水泛梗飄萍在浩渺之難測況沿洄之不停容與安流每欣欣而會意縱橫駭浪咸惴惴以忘形蓋以風水多虞因依不間來非類聚雖憇泛洛之仙情匪貌親誠無敵國之患殊方何遠合志何深因託質於刳木遂忘言於斷金向若不同其利無得而尋長嗟緜邈莫嗣徽音則朔野慕射雕之悍炎洲樂拾翠之心復安得同其憂患而計其浮沉哉於是察其事嘉其意諒極睽而乃合非棄

同而卽異永懷共濟之誠信無往而不利

盧簡求

簡求字子臧宣武軍節度使宏正子長慶元年進士大中時拜涇原渭武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范陽縣男徙義武又徙鳳翔河東咸通初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禪門大師碑陰記

會昌壬戌歲簡求既撰大師碑銘是月藏眞身於法堂之西南隅琬玉將刻遭值難事塔石圯坼福地汚瀦今天子

紹開洪基保定景福以爲生靈遷善本乎化導之功帝道無爲雅契空寂之理申明像教以福羣生遂班示縣道崇煥寺宇余時分符吳郡昕公實來因以奉錢即其故處言興版築肇畫規模而檀施景隨營功百態楚材山委郢匠星馳俄而詔自九天慶傳百郡委廉使裁創新規金容玉毫華藏寶剎凝輝呈瑞雲矗山橫長廊四周繚垣千步巍巍巨墖揭乎其中周環重軒金碧盡飾非神功法力曷以臻於此邪於維大師兼視報化傳燈演法垂七十年拔出於苦途者何啻萬人迎意而有得者亦云數輩物飽慈誘

人懷永思雖法身不隔於存沒而遺迹顧留於景像昕公五行潛秀六度圓成啓有為而悟無為來無從而去無至智機元應心匠不疲玆寺也闢一乘之妙門為多士之福地感通宸聽爰錫寶題猗歟韙哉莫大之功也

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

粤若大師示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萃諸門人授簡於簡求曰若之師深索禪悅為本宗之門人前時來謁我師一言有得今將以是月十七日謹護法器藏於靈龕紀徽烈於樂石者非子而誰歟簡求於義諦無文字之解辭不得

已乃粗舉其要以備用焉師諱齊安知者謂帝系之英高門之出先人因難播越故師生於海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族氏尊其雅尚故亦不書在胎而夢日兆祥既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其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隆之業其在斯乎及丱亟請出家父母呵止之師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利不其廣耶父母感悅而順聽遂依於本郡雲宗禪師雖勤勞謙黙和光同塵而螢月殊輝鷄鶴異態矣當年受具乃詣南岳知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

非修非證雅會眞詮後聞南康之龔工山大寂大師隨化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不日而至本師奇而悅之乃以辨惠暢其指歸俾於剎那而登妙覺及大寂蛻去盡力送終後遊他方晏宏般若且曰胎卵濕化無非佛種行住坐卧皆是道場方便隨迎各安性類妙心法眼其有限乎元和末師春秋已逾七十而居於越蕭山之法樂寺寺古製陋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晏坐時昕於海昌放生池壖廢地肇葺禪居焉修廊大殿彩壁層甍衆蠶自屏鱗介咸若昕謙不自有延請我師慕學之徒從而至者日比百數

迨今委化年整二紀釋子仰食信士檀施秔稌糗餌蔬果飴糖無精粗之分別無凶札之隆殺星馳阜積莫辨誰何非冥報勝因何以臻此師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晋盼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每五日開法四座屛氣直心示體引經證心法外無言叩之卽應不分迷悟矧勝負之機耶不有定慧矧是非之相耶與夫顯神通而振道業者固相遠也而又法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毛紺垂顱骨圓聳望之者如仰高華而揖滄溟曾不測乎高深者也於戲德由天縱爲傳敎之法雄道實生知蓋積習於聖位聆其風者皆

曰不可思議粤以會昌壬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泊然宴
寂俄爾示滅先時而竹柏盡死至是而精彩益振爰有清
響扣户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鏗鳴若劍戟之交射示現之
相豈由於我哉嗟乎流禪河於法海寧有盡期詮羣品於
三乘同歸聖果今也徒瞻妙相永閟輝容橋壞元津雲霾
瑞日學徒信士哀可既乎是用追采遺言重宣教旨銘曰
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自師
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者見文
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卽是處醫病未除徒勞迴顧我行

慈悲示爾蚩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言一一眞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李甘

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又登制科太和中累官侍御史貶封州司馬

薦楊牢書

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讐意感解以尸

還之單縑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猶
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
事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刳胜急
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脱之徭上有大禮則差
問以粟帛今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
與夫舍傷忍瘡者孰多牢絶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
者皆出其下牢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
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纂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
恨其後乎

寓衛人說

於衛有人焉汙羣潔獨師聖友賢不明於諸子間或從孟軻遊在貧逃官將仕不妻宜若狂然鄉之君子以言譎曰若雖不明於諸子然且從軻軻爲書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今聞若推養於弟避媒竄祿聖耶孟軻耶俱不識也對曰此吾母也吾母教我曰無以貧故不擇官不擇官滋汝以偷也無以養故不擇婚不擇婚滋汝以累也孝在便吾心也孝不在便吾身也愉愉授枕者便吾身也孳孳受道術者便吾心也若

便然汝不見馬牛羊豨乎同費芻豢也馬牛則免也羊豨則不免無他牛以耕免馬以駕免豈惟芻豢爲然人有大焉汝當勤其道者也我對曰某聞會盟則牲馬宗廟則犧牛如此不以免柰何吾母嗟曰汝誠得列於會盟薦於宗廟雖不免吾言讙我固受教於吾母矣不然我何以得專此如羣人言而戾母心不知其子也鄉之君子退曰吾聞曾子能養志者也若人曾子哉

竄利說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爲吾之所

爲也吾豈爲人之所爲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由害於利也且謂螻蟥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蟥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蟥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蟥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蟥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

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刲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由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僥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叛解

或曰申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家讐乎且惏其財而強

索之若兕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衆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恒驚牢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勇夫重閉盡鍵乎解曰

大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娼而爲妻也爲娼且淫爲妻且禁乎

濟爲瀆問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送於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横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洹漳之水不加深别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横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生班祀之意

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
波渝氣奪别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
師汝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强
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脇涇渭澧漆汾洛伊沁
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
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默然